

郁離子

明 括蒼劉 基伯溫著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具數與抑亦以爲良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子曰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爲田也不以羊負軛賈子之治車也不以犬驂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爲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不

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  
言語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  
之都那豎爲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  
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燠則及于其手足一手足之寒  
弗燠則周于其四體氣脈之相貫也忽于微而至大  
故疾病之中人也始于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  
也遂至于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  
不足以爲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

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  
救之無及于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下一身  
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脉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  
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絕徼聖人以爪甲視  
之雖無所不愛而損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  
而視其受病以及于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  
爲身孰爲爪甲孰爲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  
弗悖矣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修且厭乃召工謀之



請粟曰未聞女姑自食役人告飢泣事者弗白而求  
賄弗與卒不白于是眾工皆憊恚執斧鑿而坐會天  
大雨霖步廊之柱折兩廡既圯次及于其堂乃用其  
人之言出粟具饗餼以集工曰惟所欲而與弗靳工  
人至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其一曰向也吾飢請粟  
而弗得今吾飽矣其二曰子之饗餼矣弗可食矣其  
三曰子之室腐矣吾無所用其力矣則相率而逝室  
遂不葺以圯郁離子曰北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力  
致富甲天下至其後世一室不保何其忽也家政不

修權歸下隸賄賂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

郁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搏而聚之耳堯舜  
之民猶以漆搏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  
猶以膠搏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  
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  
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湯  
周武王者閒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無  
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閒之者亦不



亡霸世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閒猶水之  
冰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  
手搏沙拳則合放則散不求其聚之之道而以責于  
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郁離子之市見壞宅而哭之慟或曰是猶可葺與郁離  
子曰有魯班王爾則可也而今亡矣夫誰與謀之吾  
聞宅壞而棟不撓者可葺今其棟與梁皆朽且折矣  
舉之則覆不可觸已不如姑仍之則費楨之未解者  
猶有所附以待能者苟振而摧之將歸咎于葺者弗

可當也况葺宅必新其材其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  
所產非空中而液身者無所不用今翳閭之大木竭  
矣規矩無恆工失其度斧鋸刀鑿不知所裁桂樟枿  
櫨剪爲樗薪雖有魯班王爾不能輒施其巧而况于  
無之乎吾何爲而不悲也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  
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  
力生于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  
愈勝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爲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能得羣力是故德不可窮而力可困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何足道哉郁離子曰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天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焉雖假而愈于不能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無至誠吾不得而見矣得見假之者亦可矣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于是舟泊于滸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篷折櫓破帆者卽官舟也從而得

之瓠里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與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

郁離子曰善戰者省敵不善戰者益敵省敵者昌益敵者亡夫欲取人之國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故善省敵者不使人我敵湯武之所以無敵者以我之敵敵敵也惟天下至仁爲能以我之敵敵敵是故敵不敵而天下服

盜子問于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



者烏鳶多而鳳凰少豈鳳凰惡而烏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豎立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爲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爲惡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

惡而若是戾乎郁離子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于天也而今也辭窮于子矣

楚南公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歷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算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闕人無術



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郁離子見被枯荷而履雪者惻然而悲涓然而泣之沾其袖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陸死而莫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悲焉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伊尹乎伊尹古之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其心媿恥若撻于市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能甯無悲乎從者曰若是則夫子誠過矣今夫子羈旅

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爲而悲哉且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休戚天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爲之求善牧矣今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知牧天弗使牧也夫子雖悲之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根兮嗟嗟奈何郁離子歸絕口不談世事

熊蟄父謂郁離子曰今有病渴而刺漆汁飲之可乎曰不可育魚于池而患獺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王亦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



司馬發司馬發務盡收以爲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  
不足以爲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虛而王未之聞也王  
患敵寇之未弭也而用樂和樂和悅士卒以剽掠見  
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虎狼所過妻孥不保而王未  
之知也是何異乎刺漆汁以止渴毒池水以禁癩哉  
王如不寤吾恐民非王民而國非王國矣

郁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帥而  
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于  
法無宥秦以苛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章

焉殺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  
下由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  
天生民不能自治于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  
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暴不禁亂不誅頑  
惡者不抑善弱者日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  
而又崇之以爵祿華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無辜  
之民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讎而服事焉是誠何道  
哉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眦貪夫悍客攘臂  
慕效以要利祿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



世主弗寤也悲夫

或問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爲之制然後強無梗猾無閒故令不疾而行井田可復也

或問于郁離子曰幣之不行而欲通之有道乎郁離子曰在治本何謂治本曰幣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後無用之物可使之有用今盜起而不

討民不知畏信法不行矣有用之物且無用矣而况于幣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于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于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于琴之絃見之同氣之相求吾于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于雷電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于介鱗之于月見之祭祀之非虛文吾于豺獾見之天樞之中吾于子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不無吾于吹蠱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于人之脈色見



之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梏于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

郁離子曰多能者鮮精多慮者鮮決故志不一則靡靡則散散則潰潰然罔知其所定是故明生于一禽鳥之無知而能知人之所不知者一也人爲民之靈而多欲以昏之反禽鳥之不如養其枝而枯其根者也嗚呼人能一其心何不如之有哉

